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五十六回 綠楊陰裏白沙隄

眾人乍見一片鮮血自天而降，觸目所及，盡是紅氾氾、慘漣漣，淒迷迷，宛似燎燎無盡的天火。人在其中，渺小無助，連喘息都覺得困難。亨利原本無形無色，沒有人看得到他。現在身陷血海，居然也被打出原形，一個身材高大的老頭，全身膠著在濃稠的血袋中，動彈不得。

「怎麼可以！你修成血魔了！」亨利倒抽一口氣，驚道。

「血魔？我修成太陽神了！」狂笑聲自四面八方傳來，腥紅世界有如無邊煉獄。

「不可以，為師早就說過，自毀太殘忍了！」

「殘忍？從你引我們走上這條路開始，你早知道會有今天的後果了！」

「不！書是你偷的！」

「是我偷的，但我發現，也是你安排的！」

「不是……我以為那是不可能修成的！」

「有什麼不可能？像你那樣，成天跟什麼外太空生命溝通，當然不可能。」

「如果你還是我的徒弟，我勸你趕快懸崖勒馬！」

「我還是你的徒弟？」

「快放我出來。」

「如果你是師父，怎麼會求我放你？」

「我不過一時受你暗算！」

「你不是天天教訓我們，要留心背後嗎？」

「我命令你放開我！否則……」

「否則怎樣？」

「否則讓你看我的手段！」

「拿出手段來呀！你難道不知道，在意識中沒有物質？夢中見到的，都是自以為見到的錯覺？快用你的意識呀！」

亨利急怒交加，心裡卻有數，朱仁的功力顯然已經在他之上了。這些日子，他利用了上萬個「分身」，在太陽系各星球找尋第三個弟子朱仁。但是不論用搜魂，用拘意，始終尋覓不到。

朱仁是亨利的關門弟子，原來那位三徒弟為了實現強者之道，戕害了不少人，終於被人暗算，亨利便以朱仁替補。那時他正為了反抗電腦當局而奔走各地，便將朱仁留在老巢，後來卻發現他盜竊潛逃。

近年來，亨利一直窮參外太空的訊號，可惜一直無法解密。幾個月前聽分身說有一位在火星的摩爾，已成功的侵入當局的意識中樞，這件事給了他很大的震撼。

他只能以感官的影響、透過各種環境刺激，藉著誘導、暗示，來控制及改變他人的意識狀況。而摩爾竟能摒斥感官，直接進入別人的意識，由內部瞭解並瓦解他人的意識，這正是他所未能企及的。

既然摩爾做到了，那表示電腦像人一樣，也有意識，並非只是一個記憶力超強的機器而已。這一來又衍生了一個新課題，那位智慧電腦的發明人對意識的瞭解，顯然更勝過自己。果真如此，自己恐怕不能再號稱宇宙第一強人了！

所以，他想把這幾個徒弟找來，先放下內鬥，共商大業。

只是幾個徒弟勢如水火，每個人對他都是陽奉陰違。生平第一次，他感到孤單了，也是生平第一次，他體認到「團結就是力量」這句老生常談。只是和所有志得意滿的狂人一樣，當順境行到終站時，一切都太遲了。

他灰心至極，一直在苦思化解之策。當他發現法蒂瑪時，希望之火卻又燃燒起來。他改弦易轍，破例收回清水長老，準備將全副心思放在她身上。不僅要控制她，更要設法滲透到她的意識。

料不到自從遇見法蒂瑪，嚐到的卻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敗，而且都敗在意識控制上。顯然有一種遠比自己所能想像的更強更大的意識力存在，自己多年在意識領域中戮力修為，難道只是閉門造車？

當然是的，其實他非常清楚，整個人類文明就是一個巨大的意識抽象體。他生活在西方社會中，認清了每個人都把私利當作人生真理。最先他不同意這種看法，等他有了意識控制能力，卻又承襲了那種功利思想。看看自己，再看看愚昧的人，他覺得自己就是上帝，甚至比上帝更偉大！

「朱仁，你應該知道，我一直在找你，過去的讓它過去吧！」

「哈哈！來不及了，你還夠資格做我的師父嗎？快承認吧！普天之下，包括太陽系及外太空，只有我才是最強的！」

「未必！」傻道長一提魚竿，釣上一根藍色水草。

紅光瞬間扭變，朱仁的形象浮現其上。「哼！你是何人？」

「在下闡教行者，沌沌昏昏傻道人！」

「啊？好一個闡教行者！你口氣不小！『眾人熙熙，如享太牢，如春登台，我獨泊兮其未兆，如嬰兒之未孩……沌沌兮，俗人昭昭，我獨昏昏，俗人察察，我獨悶悶。澹兮其若海，颺兮若無止，眾人皆有以，而我獨頑且鄙。』」

「閣下果然學究天人！佩服！」傻道人見朱仁背誦如流，打心底欽佩。

「《道德經》第二十章。」

「闡教門下，不知天、不知命痴行者。」痴仙子見朱仁見識淵博，也報上名來。

「好一個大宗師，『死生，命也，其有夜且之常，天也。』兩位不愧為闡教傳人！可惜背宗棄祖，將為天下笑柄也！」

痴仙子見又被朱仁識破了，便問：「此話怎講？」

「仙子難道不知，老、莊何等清高，二位被當局羅致，豈非有損清譽？」

痴仙子說：「老子曾為守藏史，莊子也做過漆園吏，何損之有？」

「然則當局非人，道長怎可為異類服務？」

痴仙子說：「修道人唯道是問，不知有類。」

傻道人則說：「看你對老莊非常熟悉，怎麼又淪為匪類？」

朱仁笑道：「我要證明『聖人不可殺，盜賊不可侮。』」

傻道人說：「你是證明了『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，失義而後禮。夫禮者忠信之薄，而亂之首。』接下去便輪到你了。」

朱仁說：「道長豈不知『民不畏威，則大威至』之意？」

傻道人說：「我只知『勇於敢則殺，勇於不敢則活』。」

朱仁說：「好！你君子動口，我朱仁動手！且讓你領教『天網恢恢，疏而不失』！看你道行如何！」說罷，他手一招，赫赫血

光，直向眾人壓來。傻道人雙手連推，藍色水草瞬間佈滿水面，將血色逐漸向上推去。朱仁與傻道人各拼全力，互不相讓。眾人但見紅藍兩層光芒，此消彼長，在天際來回推擠。

衣紅見傻道長額間見汗，知當事人全力相搏，一點也不能分神。便用指語對杏娃說：「不要讓道長聽到我們的對話，可以吧？」

杏娃說：「這個簡單，音障我還能設，妳發表高論吧！」

衣紅便大聲對左非右說：「左哥！紅色真可愛，連我的名字都是紅的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有人連姓都是紅的呢！」

衣紅說：「其實，紅色是最容易被破壞的顏色了。」

左非右搞不清衣紅的意圖，只好說：「可是血也是紅的。」

衣紅說：「是呀！紅色是警戒色哩！」

左非右接著說：「流血很可怕。」

衣紅說：「警戒就代表危險。」

左非右接不下去了：「那又怎樣？」

衣紅只是想分散朱仁的注意力，心裡還沒有譜，只好有一搭沒一搭地胡扯。她嘴裡說著，眼睛卻仔細觀察兩色的消長。她發現藍光向上挺了一層，於是又說：「紅光的波長，是六千五百一十二萬三千四百三十一分之一公分。如果物質的分子距離在這個範圍內，紅光就會被折射出來。」

左非右講相聲似的接道：「有那樣精確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衣紅在胡說，不過朱仁放的光譜倒是六千五百萬分之一公分整。」

衣紅馬上更正：「唉！何必拆穿呢？精確數字是六千五百萬。」

紅光微微一震，衣紅緊接著說：「左哥！你知道電磁波的相位干擾吧？」

「妳是指音障？」

「差不多，如果將紅光光波反相，再發射出去，你知道會怎樣？」

「會怎樣？」

衣紅本是胡扯，沒想到出來的結論嚇了自己一跳：「會把紅光變成無光！」

左非右從來沒聽過衣紅談物理，見她煞有介事的，一時也楞住了。他懂得電子原理，想一想，她說的相當正確，便問：「對呀！那不是可以……」

衣紅馬上口風一變：「實際上，更簡單的方法是用補色的觀念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補色我在行，這裡已有紅、藍二色，只要再加黃色，就變成白色。」

衣紅便問痴仙子：「仙子，妳能不能放出黃光？」

此話一出，紅光又是一頓，連連被藍光逼退了一大段。

痴仙子在一旁觀戰，對衣紅的突然開口，微感不安。不料結果卻對傻道人大有助益，再聽衣紅這一問，她忙說：「小事一樁！」

衣紅注意到這時在紅光那端，亨利身旁又多了四個人，其中一個身上還背著一人，那一定是地獄王若傑了。顯然是亨利情急，大舉召集門人前來，於今上上之策，便是讓他們同門先自相殘殺。

起初朱仁聽衣紅與左非右談話，認為兩人只是鬼扯，雖然小有分神，卻無大礙。再一細想，衣紅之言頗有道理，在修行的聖典中，就有「反相為憂」的警語。他不曉得到底她知道多少，卻見她在緊要關頭住口，十足是在吊胃口，便輕鬆地說：「小妮子懂什麼？音波反相簡單，不算什麼。要談光波反相，有誰做得到？」

衣紅說：「誰做得到？當然有人，不然我怎麼知道？」

紅光又敗退一截，朱仁並不緊張，殺手鐮還在後頭，他說：「知道是一回事，做到又是另一回事。」

衣紅輕描淡寫地說：「當局做得到，你相信吧？」

杏娃說：「真的，妳怎麼知道？」

朱仁說：「是嗎？只是這裡是亨利那老小子搞的『意識境』，當局進不來！」

衣紅見亨利身邊諸人一陣騷動，知道可以攤牌了，說：「那你就是孤陋寡聞了！當局早來了！」

朱仁說：「不可能！他又不是人！」

衣紅問：「朱仁，你可知道一種叫做水虎魚的吃人魚嗎？」

朱仁說：「不要轉移主題！」

衣紅說：「水虎魚是唯我獨尊的獵食族，攻擊性非常強，經常同類相殘。生物學家說牠之所以能存活至今，是因為與同類保持距離，經常注意背後的偷襲！」

朱仁聞言回頭一看，這才發現幾個師兄弟嘖嘖環伺在後。師門的規矩他當然清楚，各人的法力神通他也如數家珍，只是此刻正與對方僵持，騎虎難下。同門都來了，偏偏袖手旁觀，一副漁翁得利的算盤，讓他恨得牙癢癢的。

衣紅對痴仙子說：「仙子，請把黃光放到他們中間吧！」

痴仙子還沒有理會：「放在中間，做什麼？」

衣紅說：「讓光變成白色，雙方可以休息一下，等會再鬥！」

朱仁立刻一收紅光，說：「不必！」

傻道長見狀，也收了藍光，靜觀其變。

朱仁當然知道，如果當局真在此地，憑他們真理門同心協力，也是白搭。衣紅分明是告訴他，目前勝敗已判，不過給他一個機會，讓他先解除後顧之憂。

朱仁也知道，真正的大敵還是自己人。他瞄了瞄師兄弟，說：「我剛才已經和亨利說清楚了，現在我是真理門的掌門人！」

亨利有了後援，聲勢大壯：「放肆！我真理門不承認有你這個孽障！」

朱仁笑道：「不承認？誰要你承認？還不是優勝劣敗的把戲？你們一起來吧！」

若傑首先說：「我已經洗手了，這事與我無關。我正在辦一件重要的事，師父發出緊急召集令，我不能不來。你們若要談這些，我就失陪了。」

亨利大怒：「你膽敢不遵為師的命令？」

若傑笑笑說：「你想想吧！我什麼時候聽過你的話了？只是做人不能忘本，我叫你一聲師父，是感激你的教導。可是你那套是行不通的，所謂單絲不成線，孤樹不成林，全世界只剩你一個人，行嗎？」

亨利怒喝：「住口！」

若傑說：「你們打吧！我先走了！」同時他遙向文祥、衣紅等人揮手說：「各位還在淌渾水？真真和我一樣可憐！我現在為了贖罪，直忙得不能抽身，行再相見！」

衣紅正要回答，若傑和比爾已經消失了。

清水長老也說：「師父，真理門就讓給三弟吧！我承認他最強！」

亨利氣急敗壞地說：「怎麼？你也這樣說？你是我的大弟子！我的傳人！」

清水長老說：「師父，我不想繼承這種門戶！太殘忍了！」

亨利罵道：「是你自己不長進！」

清水長老說：「是的！您就大發慈悲，再把我逐出門牆吧！」

亨利跡近瘋狂，舉手就向長老打去，朱仁一伸手，一道紅光把長老隔在一旁。清水長老知難以善了，見法蒂瑪有眾人保護，也就放心地招招手，悄然遁去。

朱仁說：「亨利！再這樣下去，我連什麼真理門都不要了！老大不想留在門裡，老二自己走了，老三想造反，老四連來都不來！只剩下法蘭德司和薩赫丹兩塊沒用的料子！算了！連我的徒弟都比他們強！」

薩赫丹立刻向朱仁行了一個大禮，說：「小弟願拜師兄為師！請師兄開恩收容！」

朱仁說：「哪有這種事？」

薩赫丹說：「小弟我雖然年紀大了，但是身負家國之仇，必須做個強者。只是師父不肯用心教我，這樣混下去，還有什麼意思？」

朱仁說：「說得有理，只是我不能收你！」

薩赫丹問：「為什麼？」

朱仁說：「因為你太老了！」

薩赫丹急了，說：「太老也不是我的錯呀！」

朱仁說：「誰管是誰的錯呢？這樣吧，你先到人間恢復青春再說！到時如果還有拼勁，你再來找我吧！」

薩赫丹說：「您也能給我恢復青春呀！」

朱仁說：「你真是楞！這種小事還來煩我？」

薩赫丹大喜，拜謝而去。

這時，杏娃在衣紅耳邊說：「多謝妳的靈感，亨利的地方還沒找到，但是我們找到朱仁隱藏肉身的地方了。」

衣紅大異，說：「我的什麼靈感？」

杏娃說：「天下真大，我們只有地下城的檔案，偏偏亨利和朱仁就躲在我們想像不到的地方。剛才聽妳說起紅光波長，六千五百萬這個數字突然讓我想起一個人性習題，師父說，人性有個特徵，因為數字難記，便把一些熟知的數字當作『幸運符』。我們試著用六千五百公尺找尋相關的可能，結果發現有西藏的岡仁波齊峰、昂龍崗日、青海的各拉丹冬、新疆的崑崙山等十餘個山脈，專找高度相等的位置，果然在崑崙山脈一座山峰中，找到了朱仁的老巢朱雀洞。」

衣紅大喜，說：「很乖！」

亨利知道大勢已去，正在尋思如何下台。卻聽衣紅說：「朱仁！你再厲害，沒有那副臭皮囊，就只有上昇靈界了！」

朱仁說：「說得不錯！老實說，靈界我不想去，在那裡我不能充老大！」

衣紅便說：「去不去有時候由不得你，比方說，崑崙山上有強風，有地震……」

朱仁心裡有點發毛，說：「那又怎樣？」

衣紅說：「在那座六千五百公尺的雪山上，萬一來個雪崩……」

朱仁一驚：「小妮子！那種人跡不到之處，怎麼會有雪崩？」

衣紅輕描淡寫的說：「那有什麼稀奇？山上有個洞，為了要炸它，得運好些個機器人上去，一不小心……」

朱仁打斷說：「哪座山沒有什麼洞呢？炸它做什麼？」

衣紅好整以暇地說：「不一樣，這個洞有人住，叫做朱雀洞！」

朱仁知道不妙了，她已說出洞名，顯然不是詐唬。可是自己的居處不可能被人察覺呀！他楞了楞，說：「雪崩太可怕了，有傷天德！」

衣紅便說：「可是裡面藏著一隻朱鳥的肉身呀，我喜歡看熱鬧！你不信？問問法蘭德司，他的南極老窩就是這樣『自毀』的！」

法蘭德司乍見文祥等人，早就驚心掉膽，一直躲在後頭不敢露臉。見亨利眾叛親離，他想向朱仁輸誠，卻苦於沒有機會，這時忙說：「師哥！不！教主！他們果真有點邪門，我的四個宮不但都被他們找到，而且毀了兩座。在他們的淫威之下，我現在只好給當局做宮裡的保全頭頭。」

連法蘭德司都這麼說，自己的朱雀洞被發現，一定假不了了。那個小妮子講話轉彎抹角的，分明是給自己留了個下台階。

朱仁今天來此，本是預謀，他早就想與教主一爭高下，但必須待時而動，所謂「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」③。在監控中，他意識到師父動了肝火，正是大好良機，才會乘機而來。現在真理門分崩離析，目的已經達到，自當見好就收。

至於對方這幾個人，無一弱者，再鬧下去也討不了乖。果真老巢被毀，肉身受制，多年的努力將付諸流水，未免得不償失。

於是朱仁口氣一轉：「姑娘，我若請妳到敝舍作客，能賞臉嗎？」

衣紅說：「當然可以，只是我來人間的日程排得太緊，先要問問秘書才行。」她便問杏娃說：「十一月我哪天有空？」

杏娃說：「妳問我幹嘛？」

衣紅等了一下，又說：「我的微機告訴我，十一月四號本來和真理教主有約，既然你是教主，那就定在四號吧！」

朱仁笑道：「妳少裝神弄鬼的！在這裡微機早就失效了！」

衣紅說：「杏娃！讓他見識見識！」

杏娃大聲說：「憑他也配？我們正忙著運機器人上朱雀洞哩！」

朱仁有辨音能力，知道是微機的聲音，難怪這些人有恃無恐，一時嚇得魂飛天外。再不識時務，恐怕要一敗塗地了，他腦筋一轉，說：「既蒙姑娘賞臉，那麼後會有期了！」話未說完，形象已經遁去。

法蘭德司見朱仁落荒而逃，自知無趣，也悄悄走了。

亨利知道大勢已去，呆若木雞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衣紅說：「亨利教主，咱們的約會免了吧！四號給了朱仁了。」

亨利頹然道：「別談了，我認輸了。」

文祥說：「教主不要灰心，真理是永在人間的。」

亨利說：「算了吧！你們走前，我想和法蒂瑪說幾句話。」

法蒂瑪向亨利盈盈一拜，先開口說：「我已經回歸闡教了，謝謝您的教導，今後但願彼此是友而非敵。」

亨利黯然道：「妳要知道，我走上獨夫這條路，是因為所收的徒弟品質太差，我一身本事，他們怎麼都學不會，所以想藉競爭來提升他們的能力。自從見到妳，我才知道錯了，普天之下人才輩出，還是應該廣開善門。現在，一切都過去了，我只想告訴妳，驕者必敗，希望我是最後一個驕狂者！」

言談間，雅座中多了傻道長和痴仙子二人，桌上的咖啡還是熱的。眾人回顧前情，文祥感慨萬千：「一杯咖啡居然能喝這麼久！」

傻道長說：「人間歲月定數在，神仙世界彈指間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師哥！幸而你們來了，否則我們真不知要如何應戰！」

痴仙子說：「你錯了，『凡用兵之法，全國為上，破國次之。』衣紅深諳用兵之道，加上當局在場，左券在握矣！」

衣紅忙說：「仙子過獎了，那只是一時無計之計。」

傻道長手一揚，一片祥光閃過。道長對文祥、衣紅及風不懼說：「現在不是客套時候，我們同門雖是百年來首次重逢，與三位也有前緣。不知天池之遊，尚記得否？」

文祥見眼前祥光乍現，陡然心中一凜，一片山光水色，油然出現眼前。他與衣紅騎著駿馬，領頭在繁花似錦的草原上馳騁。頭上有鸚鵡為伴，地上有獵犬相隨，身後馬群嘶鳴，蹄聲震野。那是一個天青氣朗的好日子，牧民們正在「放青」，幾個同道好友來訪，大家相約射獵，無意間闖入了天池池畔。

微風襲人，池水一碧如洗，偶而揚起條條白浪，由遠而近，漸漸消失。那懷抱在群山的寧靜，像是重重簾幕，突然間，幕啟了，霎時，縷縷溫馨，一場場如同影片一般，成為生命的一部份。

人若只用眼睛去感受，視野不過方圓十里。然而浩瀚宇宙，豈僅是一二沙粒差可比擬？人貫徹在宇宙之間，本無時空之限。如果劃地自畛，甘願為感官的奴隸，食三碗，浮三杯，有老伴常隨，有一枝可棲，也儘可知足了。

億年兆世以來，青山凝重如故，池水嫵媚依然，生命體來來往往，不過是地球的表象。實則青山早就變了，池水也循環在天地之間，生命從最簡單的單細胞，進化成為承載思想的人類。而人類也由茹毛飲血，迄今能探索宇宙原始的玄機。

常有人問，人來自何方？去向哪裡？問者好像對眼前一點疑問都沒有。其實吊詭的正是當前！若無此處，何來他方？若無現在，也無過去將來！換句話說，此處是各處的一部份，現在也只是時間延續中的一剎那。

人體只是過客的驛站，如同電訊的傳播台，一團電子統一在生命場中的波源。宇宙有能量的本體與作用，也是變化的原因和結果。任何變化的瞬間，一定是由一種狀態到另一種狀態，而居於兩個狀態之間的介面，正是人生與宇宙的基礎。

中國人只以「體用」、「因果」，就能理解前述現象。只是有意理解的人不多，究竟霧中看到的花朵，還有三分想像的空間。

就算是現在吧！人能記憶的事又有多少？己身的利害得失，情仇喜惡，那是生命生存的戰役，是人與過往感性相通、血脈相連的道場。別忘了，現在僅僅是一剎那，僅僅是一種變化的狀態，不多也不少。

果真要知道人來自何方，去向哪裡？就必須認識現在，把握現在，在現在的基礎上尋找過去的足跡。可惜人被眼前眾相所惑，「現在」成為另一個墳場，以此又堆砌了另外一個「過去」。當人的過去越堆越多時，略一回顧，蛛絲馬跡紛至沓來，就再也無法分辨，自己究竟來自哪一個久遠的過去。

找不到源頭，就回不到來處。再迷於世態，不努力、不用心探索，當然無法相信短暫的人生本是宇宙連續本體的一部分。

由瑤池再邁前一步，文祥看到了雪山。崇巖連嶂中，有一個山洞，一個十歲大的孩子，在懸壁上攀爬，直到一個突出的石塊前，那裡有一個鳥窩，窩裡有隻雛鳥。

小鳥剛出生不久，紅皺皺的身體，稀稀落落的毫毛。孩子一出現，牠就張著血盆小口，不住地吱吱狂叫。孩子取出攜帶的昆蟲，細心地一隻一隻放進鳥喙裡。

馬隊在地上奔馳，鳥群在天空翔飛，日出日落，時間更久遠了。大地覆被著蔥綠，由農墾到狩獵，直到天地洪荒，人與宇宙渾然一體，無分皂白。

地球已經有四十五億年的歷史了，宇宙呢？以目前科學的估算，應該有近二百億年。二百億年與一天、一小時又有什麼分別？數字有大有小，但都是個限量。永恆是無限的，代表無生無死，無止無盡。以有限看無限，意義何在？人在困苦中煎熬時，連一分鐘都嫌長，快樂時一輩子還嫌短。偏生人的感覺不能持久，人間沒有任何經得住永恆考驗的事物，所以眼睛看不到永恆！

哪怕是人、物，又豈止是天池、雪山？眼睛看得到的只是現在，現在卻能累積經驗，在人的認知下，經過一代一代的洗禮，形成了文化。只有在文化中，用心的人才能看到宇宙的脈動，從而得知永恆的存在。

在永恆中，生命與環境本是一體。在物質界，能量變化緩慢，生命界則加快了速度，到人界更是瞬息萬變。一個整體必須有統一的法則，時間空間是辨識的量度，而能量變化則是脈脈相感的動力。

人必須藉助感官傳遞各種宇宙脈動的訊息，由口口相傳的悸動開始，人的觀念場效就不斷在擴大，隨著工具的進步，人與人之間的交集匯為洪流。當資訊時代到來時，人早已突破了個體感官的桎梏，從而向另外一個境界邁進。

一個人絕不會珍視右手而虐待左手，同理，整體只有大公而無小私。人若從私，便只看得現在、看得見自己。人生的歷程就是從一己之私開始，到達大公的整體。

文祥感到胸中陣陣溫煦，不論在茫茫汪洋中，在渺渺太空中，在渾渾思緒中，在沌沌感受裡，恆常有志同道合的好友相伴共行，互通有無。在時間的旅途上，更有聖賢豪傑，仙佛神祇，如屹立不搖的燈塔，在前面帶引著指點迷津。

自己只是一條船，衣紅、風不懼等何獨不然？再看痴傻兩位道長，前生、今生又何其不然？不論是人是船，在永恆中，一就是萬，萬也是一！

文祥莞爾，說：「塞倫高提草原的大狩獵，不過是晃眼之間。」

衣紅也早超越時空，踏遍宇宙八荒，聽文祥這麼一說，噗哧一笑，說：「人家提天池，你就提地獄，那些屠殺生靈的糗事，虧你好意思再提，還當做英勇事跡呢！」

文祥訕訕地說：「那妳還記得什麼？」

衣紅唱道：「記得當時年紀小，你愛談天我愛笑……」

痴仙子接口說：「不論今生前世，衣妹永遠是這副德性，也虧他受得了！」

衣紅眼珠一圓：「受得了得受！受不了也得受！」

左非右也說：「他們是互補，十幾世來都不離左右，真羨煞人。」

衣紅說：「我是可憐他，看他又老又溫吞，可憐兮兮的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妳別貓哭耗子了，真要可憐他，妳就放他一馬吧！」

衣紅指著左非右對法蒂瑪說：「怎麼？難道妳要這個溫吞的？」

法蒂瑪往左非右胸前一靠，說：「他還好，不算溫吞。」

衣紅說：「真沒出息！幾十年的婦解運動，怎麼還是落得這個下場？」

痴仙子說：「說真的，看你們今生法力都喪失了，為什麼？」

衣紅說：「師父曾經問我，是要道還是法，我選擇了道。」

痴仙子說：「為什麼？」

衣紅說：「新時代到了，法術也要以新的觀念來詮釋。我認為法術就是科學技術，道卻是智慧的基礎，我寧願要智慧不要技術。」

痴仙子點點頭，對傻道人說：「師父說得不錯，在末劫時期，當神通法力盛行之際，智慧大興，那才是宇宙的本質。」
傻道人也說：「妳總算見識到了吧！我們堅持保存法力，以求化盡三尸，肉身成道。可惜一直得不到智慧，雖千年修為，進境實在有限。」

文祥說：「道兄過謙了。」

傻道人嘆了口氣，說：「這是實話，古人說『為學日益，為道日損。』以往我總聽不進去。這次遇到二位，才算弄清楚什麼叫做損益。」

衣紅東張西望地說：「看到二位？哪兩位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我和法蒂瑪可不相干，我是為道日益，為學日損。」

衣紅笑說：「為學日損是事實，至於得了什麼道？那就很難說了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說真的，今生我與三師兄皆拜在逍遙師門下。師父常說，易理為道法的總綱目，我學了幾十年，道也不通，法也不行。」

傻道人說：「那倒未必，我看你神光湛然，勝過前世多矣。」

痴仙子補充了一句：「師弟學會了謙遜，這就是道了。」

大家都是同一境界之人，又值多世重逢，想說的話多得無從理清。這一聚談直到參橫斗轉，傻道人這才想起，他們還有要事待辦。他忙拉了痴仙子一把，起身作揖說：「我等無需俗套，此刻我們還有四個師弟尚在難中。等他們難解之後，尤其是衣紅姑娘雪山之約，與我等有莫大的關聯，至時我師門重聚，再作長談吧！」

痴仙子對左非右及法蒂瑪說：「師弟師妹，我們一別數個甲子，有太多話要說了。但是你們即將有事，我和大師兄也分身乏術，且稍安勿躁，雪山再見！」

法蒂瑪不捨，正要撲上前去，哪知兩粒紅豆應聲掉落桌面，二仙已杳然無影。

法蒂瑪這時始知那「紅豆生南國，春來發幾枝」的相思之情，她緊緊握住兩粒紅豆，無力地倒在左非右懷裡，嚶嚶啜泣。

誰知杏娃卻開口了：「怪不得人喜歡殺戮，真有趣！」

「真殺風景！妳也不看看時機！」

「什麼時機？他們都被趕走了呀！」

「妳忘了，人是喜聚不喜散的！」

「當然知道，我剛考完這一題，『黯然銷魂者，唯別而已』！」

「那妳還多話？」

「為了怕你們傷離別，我好心陪你們說說笑話。」

「免了！」

「怎麼？這是大事呢！我和妳手攜手，大敗真理門。」

「我看妳一定是下一個驕狂者！」

左非右也插上一句：「一定是個獨夫！」

「不是！」杏娃斬釘截鐵地說。

衣紅問：「不是什麼？」

杏娃說：「不是獨夫！」

衣紅問：「為什麼？」

杏娃說：「妳難道不知：『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』？」

衣紅大異：「妳有什麼本性？」

杏娃咄咄逼人：「妳果真不知？」

衣紅茫然：「不知什麼？」

杏娃說：「我們倆不可能變獨『夫』，我們都是毒『婦』！」

①有的沒有的：閩南話，指無聊的言語。

②最後四句為：婦女優必問經期，遲速閉崩皆可見。
再添片語告兒科，天花麻痘全儻驗。

③見《孫子兵法·謀攻篇第三》。